

一、試分析夏商周三代世系與漢以後的政治社會有何不同。

二、試就漢唐宋的開拓疆域，解釋其國勢盛衰之原因。

三、詳述清代經營臺灣的政績。

四、說明中國歷代兵制得失。

(抄題，四題全做，每題二十五分。)

- 一、 劉勰在《文心雕龍》〈史傳篇〉中已提出二體，尤在唐代劉知幾之先，其所述如附文。試就此篇(1)論述《文心》此篇中的二體論(2)並闡釋〈史傳篇〉放置在《文心》中的意義。(史傳篇文隨卷發下)(本題 35%)
- 二、 章學誠主張史學應當由孔子的《春秋》「家學」以上窺其意義之源；而劉知幾則認為「一代大典」的官修史書之精神，也應當以孔子的《春秋》作為依歸。可見兩人之所以尊崇孔子，所以視《春秋》為史學之源的背景及看法、觀點均不相同。願聞爾所論。(本題 30%)
- 三、 西元 1896 年，英國的艾克登(Acton)在《劍橋大學現代史》第一版中，提到了「定論歷史」與資料蒐全的意義；60 年後，喬治·克拉克教授則在第二版的序言中，不無保留的提出了懷疑客觀性是否存在。1961 年，愛德華·卡耳仍然是在劍橋大學的演講中，為“*What is History?*”做出了「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對話」，也是「歷史家與事實的對話」之回應。這已顯示出自啟蒙時代以來一種理性核心觀的鬆動；因此，上一個世紀末，仍然是英國的學者凱斯·詹京斯在 *Re-thinking History* 與 *On "What is History"* 中，索性明確地將「歷史」作了一個與「過去」及「真相」可以區分的學術轉向。在這四位不同年的學者之思惟中，對於「歷史為何」的變遷與反映，不無線索與動向可尋，試就此而論之。(本題 35%)

文心雕龙史传篇

开辟草昧，岁纪编造，居今拟古，其载籍乎！轩轸之世，史有仓颉，主文之职，其来久矣。《尚礼》曰：史载笔。左右史者，使也。执笔左右，使之记也。古者，左史记事者，右史记言者。言经则《尚书》，事经则《春秋》。唐、虞流于典谟，商、夏被于浩誓。白周命维新，姬公定法，制三正以班历，贯四时以联事，诤

侯建邦，各国有史，彰善瘅恶，树之风声。自平王微弱，政不及雅，光彰散素，辨伦攸教。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，伤斯文之坠，静居以叹凤，临衢而泣麟，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，因鲁史以修《春秋》，举得失以表黜陟，征存亡以标劝戒。褒见一字，贵逾轩冕；贬在片言，诛深斧钺。然睿旨幽隐，经文婉约，丘明同时，实得微旨，乃原始要终，创为《传》体。传者，转也；转受经旨，以授于后，实圣文之羽翼，记籍之冠冕也。

及至纵横之世，史职犹存。秦并七王，而战国《策》。盖录而弗叙，故即简而为名也。汉灭秦项，武功积年，陆贾稽古，作《楚汉春秋》。爰及太史谈，世惟执简；子长继志，甄序帝勤。比尧称典，则位杂中贤；法孔题经，则文非元圣。故取式《吕览》，通号曰“纪”。纪纲之号，亦宏称也，故本纪以述帝王，列传以总侯伯，八书以辅政体，十表以谱年爵，虽殊古式，而得事序焉。尔其实录斥隐之旨，博雅弘辩之才，爰奇反经之尤，条例昭著之失，叔皮论之详矣。及班固述《汉》，因循前业，观司马迁之辞，思实过半。其十志该富，赞序弘丽，儒雅彬彬，信有遗味。至于宗经矩圣之典，端绪丰赡之功，遗亲攘美之罪，征贿繁笔之愆，公理辨之究矣。观夫左氏叙事，附经同出，于文为约，而氏族难明。及史迁各传，人始区详而易览，述者宗焉。及孝惠委机，吕后擅政，析史立纪，违经失实。何则？庖牺以来，未闻女帝者也。汉运所值，难为后法。牝鸡无晨，武王首誓；妇无与国，齐桓著盟；宣后乱秦，吕氏危汉；岂唯政事难假，亦名号宜慎矣。张衡司史，而惑同迁、固，元帝王后，欲为立纪，理亦甚矣！母子弘虽伪，要当孝惠之嗣；孺子诚微，实继平帝之体；二子可纪，何有于二后哉？

至于后汉记传，发源《东观》。袁、张所制，偏驳不伦。薛谢之作，疏谬少信。若司马彪之详实，华娇之准当，则其冠也。及魏代三雄，纪传互出。《阳秋》、《魏略》之属，《江表》、《吴录》之类，

或激抗难征，或疏阔寡要。唯陈寿《三志》，文质辨洽，荀、张比之于迁、固，非妄誉也。

至于晋代之书，繁乎著作。随机肇史而未备，王韶续末而不终；干宝述《纪》，以审正得序；孙盛《阳秋》，以约举为能。按《春秋》经传，举例发凡。自《史》、《汉》以下，莫有准的。至邓粲《晋纪》，始立条例，又摅落汉、魏，宪章殷、周，虽湘川曲学，亦有心典谟。及安国立例，乃邓氏之规焉。

原夫载籍之作也，必贯乎百氏，被之于载，表征盛衰，殷鉴兴废。使一代之制，共日月而长存；王霸之迹，并天地而久大。是以在汉之初，史职为盛，郡国文计，先集太史之府，欲其详悉于体国，必阅石室，启金匮，抽裂帛，检残竹，欲其博练于稽古也。是立义选言，宜依经以树则，劝戒与夺，必附圣以居宗，然后论评附骥，苛滥不作矣。然纪传为式，编年叙事，文非泛论，按实而书，岁运刻同异难密，事积则起讫易疏，斯固总会之为难也。或有同归一事，而数人分功，两记则失于复重，偏举则病于不周，此又铨配之未易也。故张衡摘《史》、《班》之外遗，傅玄讥《后汉》之尤烦，皆此类也。

若夫追述远代，代远多伪，公羊高云传闻异辞，荀况称暴远略近，盖文疑别臆，贵信史也。然俗皆爱奇，莫顾实理。传闻而欲伟其事，录远而欲详其迹，于是弃同即异，穿凿旁说，旧史所无，我书则传，此讹滥之本源，而述远之巨蠹也。至于记编同时，时同多诡，虽定哀微辞，而世情利害。勋荣之家，虽庸夫而尽饰，述败之士，虽令德而常嗤。理欲吹猪照露，寒暑笔端，此又同时之枉，可为叹息者也。故述远则诬矫如彼，记近则同邪如此，析理居正，唯素匠乎！若乃尊贤隐讳，固尼父之圣旨，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，奸慝惩戒，实良史之直笔，农夫见莠，其必锄也。若斯之科，亦万代一准焉。至于寻繁领杂之术，务信奇之要，明白头乞之序，品酌事例之条，晓其大纲，则众理可贯。然史之为

任，乃咏论一代，负海内之责，而羸是非之尤，秉笔荷担，莫此之劳。迁、固通矣，而历诋后世。若任情失正，文其殆哉！

赞曰：史纂轩黄，体备周、孔。惟历斯编，善恶借总。腾褒裁贬，万古魂动。辞宗丘明，直归南、董。

- 一. 比較查理曼與查士丁尼的事功. 20%
- 二. 論述美國自南北戰爭後逐日富強的各種因素. 20%
- 三. 比較國際聯盟與聯合國的成就. 20%
- 四. 解釋或簡答下列人物或事項.
 1. The Great Hunting in Africa. 10%
 2. Keynesian school. 10%
 3. Napoleon III. 10%
 4. Nikita Khrushchev. 10%